

嫁得西风

J I A D E X I F E N G

[加拿大] 李彦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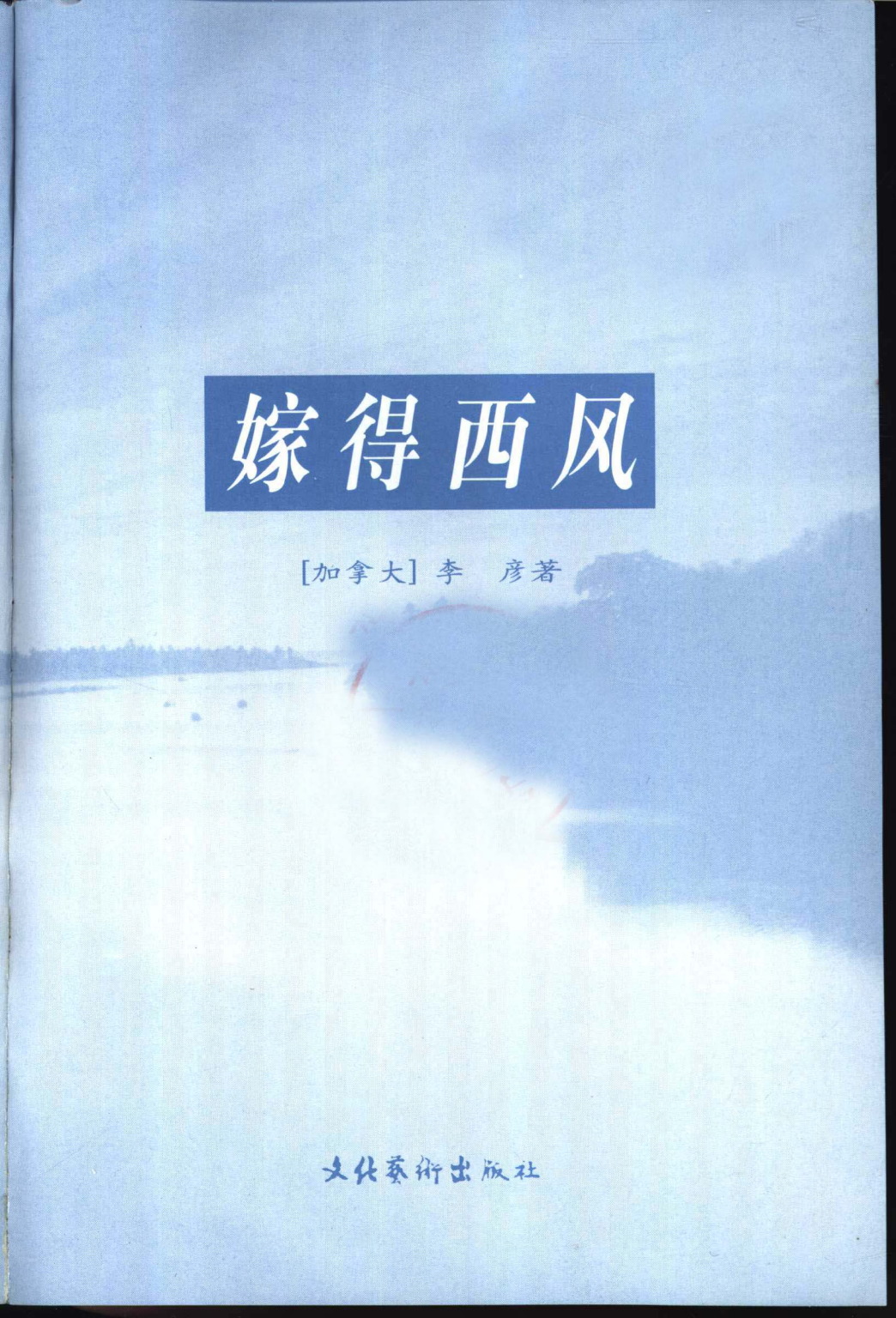
文化艺术出版社



嫁得西風

（女） 王 蒙 著





嫁得西风

[加拿大] 李彦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嫁得西风/[加拿大]李彦著, - 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00. 1

ISBN 7-5039-1934-5

I. 嫁… II. 李… III. 长篇小说-加拿大-现代

IV. 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76141 号

嫁得西风

[加拿大] 李 彦 著

*

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

(北京丰台区万泉寺甲 1 号)

新华书店 经销

河北省三河市文化局灵山红旗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1 字数 256 千字

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39-1934-5/I·826

定价: 17.60 元



夏杨驾驶着她的白色“云雀”，穿行于丘陵起伏的枫城。一簇簇明艳夺目的郁金香，骤然绽放于道路两旁的花坛中，在乍暖还寒、依旧清冽的风中挺立，向好不容易熬过了漫漫严冬的人们，宣告着加拿大春天的终于来临。

翻过一座高坡，面前呈现出一片泛蓝的湖水。春日的阴霾凝聚成大团块，沉沉地坠在银月湖的上空。午后的阳光，从云隙间露出迷离的射线，投洒在已经大半转绿、斑斑驳驳夹杂着些许枯黄的草地上。一座古老的、用凹凸不平的岩块砌成的尖顶教堂，矗立在湖畔幽静的林间。

前面的车辆突然刹住。夏杨急急踩闸，探头望去，原来是一群加拿大野雁离开湖畔，正在横穿公路。领头的母雁气定神闲，慢吞吞地摇摆着臀部向前挪动，十几只毛茸茸的小雁唧唧叫着，整齐地排成一列，尾随其后。公路两头儿的车辆都悄悄停下，排成长串耐心地等候。

“你看，那个人，好像也是中国人！”坐在夏杨身旁的元慧，忽然抬手指指窗外。

夏杨侧过脸，朝元慧指的方向望去。湖畔的草地上，孤零零地站立着一个老妇人，满头白发，铁灰色衣裤。她背着双手，脸庞微微仰起，神情忧郁地凝望着不远处那座教堂紧闭的大门。

嫁 得 西 风

“对，准是中国人。”夏杨点点头。那种款式的服装，只有来自大陆的老年人才会穿。在枫城居住七年了，她从未见过这个老妇人，可能是新近出国的吧。可她一个人呆呆地站在那里做什么呢？

前面的车辆移动了。白色“云雀”驶离湖畔。“前边不远，就快到了。”夏杨对元慧说着，顺手按下了磁带放音机键钮。一个女人高亢的歌声从车窗里飘出，飘往被远远甩在后面的银月湖，萦回于白发老妇人和那座古老的教堂之间。

.....

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？

是谁留下千年的祈盼？

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，

还是那久久不能忘怀的眷恋？

.....

“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”中华妇女会会长胡太太端立门厅，以国家元首夫人般的矜持高雅与来宾一一握手。

元慧跟在夏杨身后进了门，悄悄地打量女主人，估莫她比自己小不了几岁，该有五十上下了吧，打扮得却十分俏丽。一袭乳白色丝绸长衫，上面印几朵大红大绿的花叶，拦腰一条鳄鱼皮带，凸显出她依然窈窕的身材。吹烫得比时下男人还短的头发，收拾得熨帖帖、一丝不苟。下颏尖削的一张脸，抹得红是红、白是白。启齿说话时，两条描得细细的黑眉便会微微上挑，似乎压不住下面那对精气四溢的眸子。

瞧这女人的精明样子，怕从年轻时起，就是场面上走动的人物呢！家里有了这种太太，整天提心吊胆、坐立不安的就该是男人

了。元慧心里暗想。

“会长，我带来一个新朋友。这是元慧，也是从你们台湾来的。”夏杨向胡太太介绍了元慧后，就忙着与先到的一群女人打招呼去了。

元慧与会长略略寒暄后，见有新客踏入门，便识趣地踱到一旁，打量起胡家的厅室来。

这座位于本市高级住宅区的房子，在一般人眼里堪称富丽堂皇。门厅高大气派，天花板直通二楼屋顶。阳光从天窗泻下，照得人有些睁不开眼。迎面墙上，悬挂着一块棕红与咖啡色调的巨幅壁毯，上面有些兽头鹿角之类的图案，好似远古时代的岩洞壁画。天花板一角，坠下一挂长长的风铃，上面用细线垂吊着几百枚薄如蝉翼、白似雪花的大贝壳圆片，在室内气流的冲击下，不时发出丁丁零零的细碎声响。

右侧的客厅光洁明亮。靠墙立着一架黑漆贝雕屏风，上面的花鸟虫鱼琳琅满目。深栗色的古董陈列柜里，高高低低地摆了一套套式样精美的青花瓷器。最上面那层的中央，坐着一尊尺把高、樟木雕刻的观音。临窗的阳光下，几尊绘着莲叶荷花的小缸内，盛着一人多高、青葱翠绿的热带植物。朝南的一整面墙壁，是五扇相连的大玻璃门窗。后院的景色一目了然：假山、怪石、滴水池、花木扶疏，皆为东方园林风格。

隔着餐厅，与客厅遥遥相对的是家庭活动室。这里的陈设透着舒适温馨。沙发、窗帘、靠垫，都用了暖色调大花图案，与那个暗红花麻石块砌成的大壁炉恰好搭配得当。几个形状不同的粗瓷陶罐中，插着一束束干花，点缀在屋子不同的角落里。四面墙上，钢琴上方，陈列着一些像框。青春年少的胡太太，毋庸置疑，算得上出众的美人，鹅蛋脸珠圆玉润，丹凤目含情脉脉。与眼下立在门厅

嫁得西风

迎客的那位一对比，岁月的无情便被显露出来。

元慧看着，心里禁不住泛出酸来。都是过了半辈子的人了，可人家活得多神气！里里外外都布置得妥妥帖帖，处处可见女主人的匠心。我那个家，论面积，比这里大了两倍都不止，可自己竟从来打不起精神去收拾。咳，收拾好了，又有什么用？难道我还能以女主人身分，在家中宴宾待客！

一阵喧哗，打断了元慧的思绪。四面看看，已陆续到了三四十位客人。整个一层楼里，都晃动着浓妆淡抹的女人。里面夹杂着不多几个男人，显然是妇唱夫随的鸳鸯伴侣。

元慧长期远离社交活动，忽然置身人多的场合，又都是生面孔，感到颇为不自在。想起领自己前来的夏杨，这会儿不知跑到哪里去了。目光搜寻她不见，却循着她爽朗的笑声，来到了门厅一侧的书房，一眼便捕捉到她戴着近视镜、比常人高出快一头的身影，见她正和几个熟人热热闹闹地聊天。

元慧不想过多曝光，便悄悄站立一旁欣赏书房墙上的字画。几面墙上还挂了大大小小好几个玻璃镜框儿，框儿内都是男主人胡家棠的文凭证书一类的东西，有中文的，也有英文的。

元慧细细瞧了，心里又叹：原来这家的男主人，是有学问的人。人家可不像自己的先生，做出的邪事，能让太太吐血。当然了，胡太太那副模样，一望可知不是好惹的，哪里会像自己，任人摆布。咳，满屋子里这么多女人，又有谁像自己呢！

这时，旁边几个女人议论起胡太太来，说她苦心经营这妇女会已有十年之久了。每月在家里款待一回客人，又花钱又费精力，实非易事，难得她先生好脾气，一直支持她到如今。

“好脾气？嘿，听说胡先生的坏脾气，早先是出了名的！”这时，一个身材、五官娇小玲珑，穿一件白地蓝格背带裙，垂腰的长发烫

嫁 得 西 风

成大波浪的年轻女人说道，“还不是因为太太有本事自己赚钱，收入一点儿不比先生少，做事情才理直气壮喽！他们这座大房子，主要还是靠胡太太精打细算积蓄的钱买下的呢！”

夏杨也点着头一本正经地接口道：“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，的确和她的经济独立状况有很大关系。毛泽东在二十年代就有过这方面的论述，看来是对的……”

大家正在口无遮拦地瞎扯，胡太太进来说，演讲马上要开始了，今天来的人多，请大家到地下室聚会吧！

*

*

*

宽敞的地下室，布置成一间西式酒吧，与楼上的中国风格迥然不同。一头靠墙处，摆了大大小小的黑匣子，都是电视音响一类的电器设备。旁边的木架上，层层码放着录像带和激光唱盘。屋中央的吧台内，陈列着近百种五颜六色的酒瓶，在彩灯照耀下，折射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光芒。吧台外一圈，围着几只高脚凳，淡紫色厚绒地毯上，散放着沙发、茶几和几十把折叠椅。四周墙上，挂了几幅欧洲情调的油画。

夏杨虽然来过胡太太家几次，却是第一次到地下室。一进来，就直觉地感到，这个小天地，应该是胡先生惯常出没之处。她凑近吧台，仔细浏览里面的酒瓶，发现其中有两排都是中国名酒：绍兴花雕、山西汾酒、陕西西凤、贵州茅台、泸州老窖、北京二锅头……各自装在千姿百态的容器内，倒像是艺术品展览。

“胡先生，您从来没回过大陆，这些酒都是怎么弄来的？”夏杨好奇地问道。

胡家棠矮墩墩的个头儿，宽鼻阔嘴眯缝眼，啤酒肚前凸，裤带勒不住腰身，悬乎乎地吊在脐下三寸处。顶也秃了，露出泛着油光的圆脑壳，颇有几分香山碧云寺里罗汉的派头。他坐在吧台后面

嫁得西风

的高脚凳上，对夏杨点点头，笑眯眯地说：“我的朋友多，大陆来的也不少。人家回去了，大老远儿还惦记着给我捎瓶酒来，我舍不得一下子喝完，慢慢儿地就积攒了这么些。”

胡家棠是五岁那年随父母离开大陆的。他的口音中还残留着浓浓的京腔，听在夏杨耳中，虽然十分熟悉，却有种奇怪的感觉。潜意识里，她总觉得，台湾人应该在各方面都与大陆人截然不同才算正常。事实上，除了口音外，胡家棠的气质作派，也的确与饱经风霜的大陆知识分子截然不同。尽管他是位水利工程师，却处处透着股养尊处优的公子哥儿派头。

夏杨与胡先生聊过几回，每每被他那种信手拈来、收放自如的幽默感逗得捧腹大笑。《红楼梦》脂砚斋、唐诗宋词元曲、两岸统一台独藏独、佛教道教喇嘛教、银幕昨日明星、歌坛后起之秀，谈什么像什么，随便扯个话题，便能洋洋洒洒给你端一箩筐出来，真有点儿诸子百家无所不通的杂学家味道呢！胡太太整日和这么个人相伴一处，想来是不会寂寞的。

正在胡思乱想间，夏杨听见有人叫她，回头一看，是小敏。小敏是枫城中文学校的女教师，和夏杨一样也来自北京。她今天穿了件领口绣着小紫花的墨绿色线外套，头发似乎新剪过，齐齐地垂在腮边。小敏斜着身子靠在长沙发的一端，用手拍拍身边的空位，示意夏杨过来，坐在一处。

夏杨寻视人丛，见元慧正假装在欣赏墙上一幅油画，借以掩饰自己的不自在，便走过去叫了她，一同坐到小敏身边。

妇女会今天的活动，是介绍加拿大的家庭婚姻方面的法律条款。

胡太太从多伦多请来的律师，是早年来加的香港移民。他瘦削的面庞上，戴了副精巧的细框眼镜，小分头梳理得油光水滑。他

立在吧台前，挺直腰板，手捏讲稿，努起嘴唇，紧了兩腮，操着生硬的国语，把那些枯燥无味的法律条款，一一输入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的听众耳中。

刚才还唧唧喳喳、像森林中鸟雀合唱、搞得地下室声浪四起的女人们，此时都大气不出，竖耳，生怕漏掉只言片语吃了大亏。虽说不少人都移居加拿大有些年头了，可有些女人没有机会接触社会，至今听不懂稍微复杂些的英文，难得有此机会聚到一处，听人用中文给她们讲解法律条款。

律师逐一介绍了结婚、离婚、分居、遗产继承这类与女性生活休戚相关的内容。正讲到一半时，楼上门铃丁冬作响。胡太太走上去开门，一会儿领下来两个迟到的听众。

前边走着的那位太太，身高体胖，皮肤白皙，毛发浅淡，鼻头泛红，穿一身雪白灯笼衣裤，状似冬天堆起的大雪人。

后边跟着的一个，颇为引人注目。那女人的年龄说不准，打扮得却似妙龄少女般俏皮。满头浓密的黑发烫过，用白花点子缎带在脑后扎成马尾巴；微微泛黑的鹅蛋型脸上，浅浅地涂了胭脂；一双水灵灵的杏核眼，略略朝上吊着；两片丰满的嘴唇点了玫瑰色唇膏，还仔细地勾描过唇线；淡粉色羊绒衫，咖啡色窄皮裙，把她修长窈窕的身材勾勒得凹凸有致。

两人下了楼梯，站在一处。大家怕打断律师，都不出声地望着她们。可怜那容貌本属中等的白胖太太，此刻竟沦为义务陪衬人，被比得腰不是腰、腿不是腿的。二人环视屋中，见已无空位，便在地毯上盘腿坐了。

律师讲完后，胡太太说：“大家若有问题，现在可以问啦。”屋里鸦雀无声，竟无一人吭气。胡太太眼睛转转，见每人脸上都是绷紧的神情，分明大家都是话在口边，心里却在掂量值不值得把家丑外

扬。略一思索，她把脸转向律师，打破了沉默：“我有个问题。”

大家都松了口气，把视线投往胡太太。只听她接着说道：“我要是死了，老胡一定会再娶。嗨，大家别笑。真的，因为女人不需要照顾，可是男人需要。我不想辛辛苦苦了一辈子赚下的钱，却留给他新娶的女人去花用。”

这种坦白，换来众人一阵哄堂大笑。一直缄默不语的胡家棠，这时耐不住大家的注目，从高脚凳上站起身，挺挺胸脯，抻抻衣领，绷紧面颊，做出一副预备相亲的姿态来。但瞥见胡太太那里依旧一本正经，不苟言笑，他已绷不住，红了脸，低下头，到吧台下的冰桶里摸索了一阵，拎出一瓶啤酒，给自己斟了满满一大玻璃杯，直到白白的沫子泛出杯口来。

笑声落了，一个中年太太晃动着烫成小卷儿染得漆黑的头发，自豪地宣称：“我嘛，可没有这种担心。我老头儿比我大十五岁。当初他在台湾娶我，是指望找个年轻的女人，将来可以照顾他。可现在呢，我的病比他还多，他反倒要照顾我！我不怕先死，我老头儿说过多少遍了，你要是死了，我就跟着你去喽！是不是？”说罢，她得意地拍拍坐在身旁那个老头儿的大腿。老头儿听了，连忙如鸡叨米似地频频颌首。

冷不防，胡家棠从旁甩过来一句：“他敢不那样说吗？让他卷起衣服袖子来数一数，看他胳膊上青一块紫一块的，有多少伤疤！”

胡家棠的话又招来笑声。夏杨见老头儿很窘迫，一张布满老年斑的脸涨得通红，心里对这位祖籍山东的台湾退伍老兵生出许多同情。她便笑着高声说道：“胡先生，别这么刻薄呀！台湾来的女人，从小受孔孟之道三从四德的熏陶，个个对丈夫俯首帖耳还惟恐不及呢，叫你一描绘，倒成了女土匪了！”

胡家棠不服，提高嗓门儿回道：“嗨，这就是你夏小姐有所不知

了！台湾女人一来到加拿大，就受洋人的影响，都变成母夜叉啦！”

话音才落，几个女人已抢着反驳开了：“台湾又怎么样？你不看如今在台湾的女人，个个都疯了似的！什么寡廉鲜耻的事做不出来？我们这些在加拿大生活的人，倒还讲点儿良心和道德呢！”

人群里一片嗡嗡声，有人议论起台湾女权界的游行口号：“要性高潮，不要性骚扰！”以及蜚声政坛的靠裸体竞选议员者。

几个须发银白、年约古稀的老者，摇着头长吁短叹。一位八十几岁的前立法委员，颤抖着手，批评当今台湾的社会已经是一派堕落，人心不古，杀人放火，强奸绑票，胡作非为，无法无天。瞧瞧当今的政坛，黑道白道相互勾结，党派之间尔虞我诈，还有开会时撒野，跳上桌子大打出手，滚成一团的议员，惹世人耻笑啊！

胡先生把手中的啤酒杯往吧台上猛力一顿，大声说道：“要是当年蒋总统在世，一个个都得把他们关起来！”

这时，却见那娇小玲珑的长发女郎打着手势尖声反驳说：“如今的台湾虽然乱，但我倒是挺乐观的。因为蒋家父子原先的强权式政治已经不存在了。一个新的秩序形成之前，都会有一个乱的过程，这很正常。我相信，台湾人会在乱中，逐步寻找出适合台湾发展的新步伐。”

满屋人听了，面面相觑，都不做声。

胡太太端坐在律师一旁，屏声静气地听大家乱哄哄各抒己见。尽管有些主张十分不入耳，可枫叶国是个言论自由的国度。因而，她面上不动声色，依然保持着会长应有的矜持与高贵神态。十年来，妇女会能坚持不懈存在至今，还不正是倚赖了她这种容容的气度！

当然，胡太太很清楚，在这种鱼龙混杂的场合，自然以莫谈国事为妙。加拿大人有种说法：在公众场合，为避免纠纷，对政治、宗

嫁 得 西 风

教、性这几桩事理当三缄其口。于是，她及时引导大家转移谈话题目：“各位静一静，还是言归正传吧！”接着，偏过头来问律师：“我刚才说的话，是想把应该属于我的那一半财产留给我女儿。可是又怕我死后，新太太当家，我女儿得不到。有什么办法能保护她吗？”

元慧听到此，心里一颤，怎么就像是在替我说话呢？她忙支起双耳，不动声色地注意律师的解答。

“你可以亲手书写一份遗嘱，请注意，一定要手写的，不能用打字代替，这样才能有与律师办理的同等效力。你可以写：我死后一个月内，必须将夫妻两人共有的财产估价，然后将其一半转给我女儿。这份遗嘱可以保存在银行的保险柜里。”

律师的话音未落，几个女人同时张开了嘴。律师有些应接不暇，便示意她们一个一个慢慢说。

元慧踌躇再三，终于没勇气将心里话示人。想了想，她悄悄和夏杨嘀咕了一阵，托她代为发言。

找了一个空当，夏杨开口问律师：“我有个熟人，她惟一的女儿交了个印度籍的男朋友。她不喜欢女儿的印度男友，可女儿又不肯听劝阻。这个当妈妈的，不想让印度女婿在结婚后也跟着享用她的遗产。而且，万一他们日后离婚，印度女婿还可以分走她女儿的一半财产。有什么办法能保证遗产只留给女儿，不落到那个印度人手中呢？”

话题中掺入种族方面的内容，恰似轰然点着了一把火。大家无所顾忌，争先恐后地抢着诉说黑人、印度人、阿拉伯人的毛病。

这时，长发女郎撇撇嘴唇，压低声音对女教师小敏嘀咕说：“怪不得人家要说中国人丑陋呢！我们来到这里算是少数民族，受到白种人歧视时心里愤愤难平，但又不自觉地歧视比自己肤色更黑的种族，就像阿Q一样，一面受赵太爷的欺负，一面又去欺负小

尼姑！”

小敏听了一愣，问她：“嗨，你们在台湾，也读鲁迅吗？”

长发女郎点点下巴：“当然读呀！我很喜欢鲁迅的文风。可是前些年，台湾搞白色恐怖，管制得很严，鲁迅的作品被认为太尖刻，能挑起人们对政府的不满，所以是禁书。那时只能在地摊上买到盗版的。只是这几年开放了，才可以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书店里。”

听见众人七嘴八舌地还在奚落嘲笑其他族裔，长发女郎提高嗓门儿说道：“其实，中国人的毛病，我看也不少呢！挑别人的毛病都能挑一大堆，可都不愿照镜子看看自己。知道加拿大人是怎么调侃的吗？越是从四大文明古国来的，就越是不文明哩！”

趁那边高声议论的时候，夏杨和元慧凑到律师身旁，压低声音继续她们的提问。律师告诉她们：“本省法律规定，只要结婚后住进同一所房子里，离婚的时候，双方就各自占有一半财产。”

“那就是说，我有钱，也不能给我女儿买房子喽？”元慧急忙追问。

“你可以这样好喽，你给女儿出一半房钱，让女婿出另一半，双方共同买房子好啦！”

元慧皱眉叹气：“可那个印度小子是个穷书生，哪里有钱买房子嘛！”

律师用力咽了一口唾沫，耸耸瘦肩膀，目光移往它处，显示出爱莫能助。

这时，只听那中途迟到、脑后束着马尾巴发辫的苗条女人忽然高声发问：“请问律师，我要离婚，但是如何才能知道先生有多少财产呢？”

语惊四座。乱哄哄的地下室霎时间静寂了几秒钟。大家仔细端详那抱膝坐在地毯上的“马尾巴”，才发现她俊俏的面庞上，浓浓

地罩着一层阴云。

众目睽睽之下，“马尾巴”微黑的脸孔腾地涨红了。只见她杏目圆睁，硬着头皮接下去发问：“若是先生把财产都转移到儿子名下，怎么办？可是明摆着儿子还在上学，他哪里会来那么多钱呢？”

“法律要求，离婚时双方必须公布所有财产。你的情况，警方有办法查询出你先生的财产。”律师见多识广，表情平静地对她说。

“马尾巴”女人身边，立时围拢了好奇的人向她问长问短。她激动地打着手势回答问题，仍似穷于应付。紧挨她坐在一旁的那位大雪人似的白胖太太，这时也抢着向人介绍起“马尾巴”在家受虐待的情形来。

胡太太听了，对“马尾巴”说，她在政府的社会福利部工作，懂得相关政策，建议“马尾巴”先从家中搬出，另外还可以向政府申请法律援助费用，请律师和她丈夫打离婚官司。

没待“马尾巴”回答，人丛里就有人反对：“那怎么行喔，宁拆一座庙，不毁一个家哎！”

长发女郎接口道：“这种婚姻已经失去了应有的意义，只有挣脱枷锁，才能获得自由嘛。”

“马尾巴”的脸庞转来转去，看看这个，又看看那个，露出困惑、迷茫、不知所措的样子。



散会后，胡太太请大家到楼上餐室去边吃边谈。长方形的大餐桌上，摆满了各色糕点、水果、饮料。有些是胡太太准备的，有些是善做糕饼的会员们带来的。人们围着餐桌，欣赏评点了一回，便各自取了喜欢吃的，三三两两聚在一处，议论起感兴趣的话题来。

几个打扮得珠光宝气的女人，正在猜测“马尾巴”的年龄，有说三十岁的，也有的说：“哪里呀，顶多二十七八，看上去好漂亮。”

可有个中年太太不服气地评论道：“再漂亮，也一眼就能看出她是大陆来的！”

另有几个女人围在大餐桌四周，一边吃，一边抱怨儿女不顺心、丈夫不体贴。

胡太太从容不迫地走来走去，招待着大家吃喝。看着满屋三三两两聚在一起闲聊的人们，她心中十分感慨。

胡太太闺名幽兰。尚在孩提时代，她便从母亲的回忆中隐隐地感到，自己是天降大任的贵人。落地才三天，共产党军队的炮火就撵着她和父母逃到了广州珠江畔。在母亲的一再坚持下，她没有被“暂时”留在大陆，而被包裹在一张被单里，装进篮子，由父亲的勤务兵从甲板上用绳子匆匆吊上船。

船往台湾开。可半途舵坏了，又遇上台风。船上人惊慌失措，